

中国当代影视文化
另类批评

Whining out of tune
An unofficial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 & TV

鼎康◎著

调
一
无
腔

华 文 出 版 社

调一无腔

鼎 康◎著

中国当代影视文化
另类批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调无腔：中国当代影视文化另类批评/萧康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6

ISBN 7 - 5075 - 1410 - 2

I. 野… II. 萧… III. ①电影 - 文化 - 专题研究
- 中国 - 现代②电视 (艺术) - 文化 - 专题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1150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010) 66058809 (010) 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32 开本 9.5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19.00 元

“失宠的贵妇”与“乱妆的娇娘”

(自序)

说起当下的中国电影，常使人有一种很极端的心理：问题猛的一提出来，似乎要说的话很多，但一落实到白纸黑字或在某种正式场合，就时常感到无从下嘴，就像一件事的头绪太多不知从何说起一样。这种心态，对很多关心中国电影的人来说，可能反映了内心由对现状不满而产生的某种忧虑，甚至由忧虑而焦虑；谢天谢地，幸亏现在关心中国电影的人不多了，否则，中国患焦虑症的人数，一定会增加好几个百分点。时下，对中国电影而言，这种说法好像不是一种黑色幽默。

电视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各种批评的不断产生，但热闹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多了。比起电影来，电视非但不寂寞，反而红火得令人“闹心”，而这种“闹心”，完全是由一种“包围”所造成的。大约在30年前，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曾指出：电视文化已经掣肘了我们的世界。当我们在十多年前听到这句话时，似乎匪夷所思；因为那时电视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寻常的物件，属于“几大件”之一，频道也只是那么几个。但现在，当物质生活突飞猛进地把我们带到了信息社会，抛在光缆和宽带的旋涡之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赞叹学者深刻洞察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在为我们终究未能摆脱这种“掣肘”而感到“哀叹”。这似乎是一种“文明的宿命”，对每一种民族文化而言，这种宿命似乎都无法回避。

全面评价当今的中国影视，不是本书的任务，笔者也没有那个能力。就中国电影的现状而言，虽然种种的“不景气”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毕竟还有很多人为此勤奋地工作着，并以一种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将自己的理想付之于行动。但是，困顿的现实却不因人们的执著而有稍许的改变，相反，国产电影举步维艰的境地正日复一日地严重。且不说观众的大量流失和票房的惨淡，单是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20年前就已有了天壤之别。那时的电影，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对人们的影响力来说，都无法与今天的惨淡同日而语；而日益严重的市场压力与商品社会所造成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正充斥在整个影视创作的各个角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如下的一幅景象：当电影已经脱离了一般大众的视线、特别是工薪阶层日常话语而呈现出一种整体的衰落时，圈内的喧嚣和热闹却达到了一种空前的繁复的地步。在这样一个情形下，评价中国电影，特别是本土电影，我们就难免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创作的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则是各路明星的“英雄辈出”，还有媒体不断爆出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之流的绯闻、丑闻以及八卦逸事。似乎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不到严肃的影视批评了，而关于电影的几份理论刊物，据说也在靠一两千份的发行量艰难度日。商品化悬在电影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让中国影人既茫然无措又急功近利。尽管2003年的国产影片在数量上有所回升，达到了140部左右，但是真正能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并在票房上取得回报的似乎并不多见。大约在20年前，中国电影每年的电影观众能达到几百亿人次，而现在则不过区区几亿，这对一个有着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尴尬的事。自从进口大片被引进之后，“狼来了”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然而近十年来，“狼”的横行无忌已经发展成

了“狼群”的整体侵入，中国电影市场的绝大部分票房几乎被它们劫掠一尽。随着“入世”进口影片配额的不断增加，这种趋势很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还有不久前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协议，也必将对国内的电影市场产生不小的影响。对一般年轻人而言，国外影星包括港台影星的号召力，已大大高于一般的国内明星，看到他们如数家珍般地数着某某影星演过的什么角色，把他或她是什么“星座”以及是否喜欢吃甜食的嗜好都烂熟于心时，真令人有一种数典忘祖的感觉。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当中国电影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准备瞻前顾后、展望未来地庆贺一番时，要承受的也许不单是必要的庆典，还有一番难以言说的“百年孤寂”。

电视也是如此。翻开媒体对当下电视节目的评论，大多以“快餐、媚俗、搞笑、无聊……”谓之。一句话，看电视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资讯和娱乐媒介，似乎越来越与“没文化”沾边了。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电视媒体存在文化底蕴不足的硬伤。可悲的是，绝大多数的电视人似乎毫无觉察，甚至为自己能充分掌握的“话语权力”而沾沾自喜。于是，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上，我们就看到了克隆与抄袭；熟悉了矫情与虚饰；体验了无知与浅薄，每天痛苦地被“垃圾”包围着。

曾几何时，贵妇般的中国电影已沦落成为一个垂垂老妇，为自己失去的容颜自怨自艾；而电视则如同一个未谙世事的大傻丫头，只知道凭着年轻而把各种油彩往脸上一通胡涂乱抹。

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也为了完成自己的“饭碗”所需，我想写一本关于当下影视文化评价的东西，把相关想法告诉了明清师兄，没承想得到了热情的鼓励。然而临近动笔，再看了一些参考书，想法竟消退了一半，勇气也近乎于无。

对电影，我其实一直“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没想到小时候花五分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竟是这么一套复杂的东西。从创作到理论，从制作到发行，从技术到艺术，从思想到票房，包括宣传与炒作，每一个环节似乎都深奥无比，每一个层面又多隐含着若干分支，若干分支又包含着诸多歧义，还有历史，还有文化，还有政治以及不同时期的文艺政策。短短百年的历史，电影涉及的话题并不比任何一门艺术门类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时间的长河在电影中似乎不是一路流淌，而是时断时续滞缓淤塞，有时甚至倒流。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我深知若想在其中说出一两点有见地的想法，决非我辈所能胜任，但生计的需要以及尚存的一点功名意识又只能使我勉为其难。因此，这本书充其量是对有关影视现象的一般议论而断无学术价值；只是犹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这情形就如一个牌技不高又苦恋牌局的麻将臭手，连庄是不可能的，赢钱更别指望，但八圈下来让我们“冒个泡儿”、“开个和”总可以吧？老百姓活得不易。人微言轻不意味着不想说，更多的是没机会包括懒散。就这么着，我决定开始“抡”了。既然是“抡”，就很有可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毫无章法，如果出现什么缺点错误，也只有硬着头皮承受。毕竟，东西是自己写的。

是为序。

目 录

“失宠的贵妇”与“乱妆的娇娘”(自序)	(1)
电影板砖	(1)
《英雄》的“谄媚”与第五代的终结	(3)
矫枉无须过正,饮鸩焉能止渴——从《英雄》	
与《手机》的高票房说开去	(13)
冯小刚是不是“大腕”——冯小刚电影的	
文化解读	(20)
电影:别拿穷人开涮——从《卡拉是条狗》看	
现实主义的力量和深度	(49)
电影生意经	(57)
“卖点”还是“现眼”——电影操作利弊谈	
之一	(59)
“诈金花”的三种玩法——电影操作利弊谈	
之二	(64)
货好还须卖当时——电影放映“档期”漫谈	(72)
将来怎么看电影	(78)
性命攸关:中国电影之 2004	(83)
银幕碎语	(99)
“葡萄不酸也未必甜”——浅议中国影人的	
“奥斯卡情结”	(101)
电影评奖中的“政府和老百姓”	(105)
“坟头”与“菜园子”——电影分级漫谈之一	(108)

最后的一根稻草——电影分级漫谈之二	(111)
从“下九流”到“大腕”	(113)
新闻·绯闻·丑闻	(116)
电视长短句	(133)
电视:需要起码的人文精神	(135)
友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从央视的	
《朋友》“被毙”说开去	(14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47)
别样灿烂:从《渴望》到《关中刀客》——漫议	
世纪之初的中国通俗电视剧	(151)
心灵纪影	(177)
读书是自己心里放映的电影	(179)
《英雄》:别装大尾巴狼——重读《斯巴达	
克斯》有感	(186)
后喻文化时代:“谁是爸爸?”	(190)
对深刻与真挚的思念	(196)
“灵肉共舞”与“牲口棚的诱惑”——写在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开禁之时	(200)
自由的付出与代价	(204)
狗无“国籍”,人有共性——重温《白比	
姆黑耳朵》	(208)
“他山之石”还是“前车之鉴”? ——重读	
《从嬉皮到雅皮》	(212)
照猫画虎写论文	(217)
我不会写论文——兼谈对中国电影评论的	
一点看法	(219)

春桃的话题	(227)
表演魅力探询——论姜文在《芙蓉镇》中的 人物塑造	(231)
关于京味电视剧的文化思考	(242)
创造灵魂的生活	(251)
从《秦颂》走近周晓文	(269)
人海深处我的梦(后记)	(287)

Chapter 1

电影板砖

《英雄》的“谄媚”与第五代的终结

—

2002年似乎是第五代整体复出的年头，至少年初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先是田壮壮重拍了被近年来电影界奉为经典的《小城之春》，虽然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无论是费穆的《小城之春》还是田壮壮的《小城之春》，都是一件比较陌生甚至一无所知的事，但它还是在电影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然后就是陈凯歌正在拍摄《和你在一起》的消息。与此同时，有关张艺谋《英雄》的宣传攻势也在紧锣密鼓地利用各种媒体动作起来。到了9月，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在全国公映，虽然网上的争论呈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但据说还是有了不错的票房以及比较大的“社会影响”。这里之所以把“社会”和“影响”打上引号，第一，是因为这两个词以及这两个词的组合已经被媒体们用烂了，尤其是“娱记”们，凡是吹捧谁或是吹捧什么有关影视类的东西，不把这四个字码在一块，就好像是对不住花钱的主儿。第二，是此时的电影，无论是第五代还是其他什么，对一般观众来讲，之所以受到关注，与其说是因为电影，还不如说是来源于娱乐，来源于第五代的名气和作为电影投资一部分的宣传经费。这情形，颇有点像2003年之夏“皇马”足球俱乐部的亚洲之行以及球迷的疯狂。你不能说贝克汉姆的球技不好，但这里多少也有他媳妇是辣妹的缘故，至于那些疯狂的丫头片子们直接喊出的“贝克汉姆，我爱

你!”,也绝不是因为足球,而是洋味儿的帅哥。而在“皇马”老板的眼里,“六大巨星”加起来的那十二条腿,简直就是捞钱的耙子,一次盘带或过人,就可能蹚出若干万美金来。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号称第五代里的三个火枪手。这三个人在一年中不约而同地“一起”行动,无论如何也得在电影界弄出点动静,否则,就真像陈凯歌说的:“中国电影实在很惨了”。

临近年底,事情似乎闹的有点大发了。随着《英雄》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的不断升级,终于在12月20日迎来了全国公映。当夜,伴随着媒体对几个城市首映的报道,一场关于《英雄》的论战骤然之间在网上展开,随后就是一场质问与反诘,批评与反批评在各个媒体的蔓延——令人奇怪的是,在那场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之中,真正来自于业界的声量其实很少,更多的是“娱记”与《英雄》制作者之间的争吵以及网上的评论;而争论的展开,也远远超出一部电影。因此,那一场看似关于一部电影的“热闹”,其实和电影本身并无多大关系,简言之,是一个人以“颠覆历史”的方式触犯了众怒。所以,指望《英雄》这样的电影激活国内的电影市场,包括拯救中国电影,不仅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很令人不安的事情。然而这毕竟是个人的看法,并不能改变《英雄》“受宠”的事实。2003年的电影政府奖(华表奖),就很特别地表扬了张艺谋一把,对这样一部在思想和文化上都很有缺陷的电影给足了面子——“特殊贡献奖”,原因当然是冲着《英雄》2.5亿元的国内票房。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转述过相关媒体对本届政府奖开始重视市场因素的欢迎(详见《电影评奖中的政府和老百姓》),但对《英雄》这样的“特殊贡献”实在不敢恭维。联系到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以及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我忽然想出了本文这样一个题目。当然,这

不是什么“盖棺论定”以及想着要“灭谁”，笔者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能力。坦白地说，一本关于中国影视方面的东西，假如没有第五代的内容，也有点太那什么了。龌龊一点说，能把名人们的作品在自己笔下评论一番，出版时或许能增加点印数也未可知。

以年龄划分电影的创作流派，绝对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关于第五代以及第五代的电影，已经销蚀了评论界的大量笔墨。当年作为文化反思和电影观念改革的先锋，第五代的电影在国际上为中国电影挣足了面子。时至今日，除去奥斯卡等少数几个商业电影节之外，第五代的电影在世界各个重要的电影节上频频得手。从1988年《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获得金狮大奖开始，直至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法国戛纳的凯旋而归，都一再表明国际影坛对第五代导演的尊敬和对中国电影的重视，也带给了中国电影空前的喜悦和豪情；同时更在业界内激起同辈和同行的光荣与梦想。然而，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急速轨道，第五代作为有独特文化思考和前卫电影观念的一代，正逐渐被他们的后来者取代。第五代在成熟的同时也变得城府了，在由被传媒视为影视话题中心的同时也失去艺术的原创和迸发了。尤其是电影的商业性在中国影坛被重视与“确立”之后，第五代虽然以其较高的国际声誉和相对稳定的艺术质量不断赢得投资人的信任，也拍出了一些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很不错的片子，但是，作为人们“传统”意义上对他们的理解，第五代实际正面临着一种“衰落”。甚至，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田壮壮的《盗马贼》”之后，出于种种的原因，这一代人的追求就在一阵乱棍中夭折了。真正的第五代也就结束了”。^①这就说明，第五代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现象，对中国知识界而言，其意义决不仅限于电影，而是伴随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活动

①周传基：《我国第五代电影创作者的空间观念》（修订版）

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尽管进入90年代以后，电影创作从美学取向、投资方式、发行渠道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电影的商品化要求，使第五代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分化而成为一种更难以清晰区分的概念时，第五代仍然是人们对中国电影的一份重要的期待。然而，就在人们翘首以待地期望第五代能在电影的商业大潮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品位继而创造辉煌时，偏偏就出现了《英雄》这样有着巨大的电影票房又有着明显思想缺陷的片子；有了陈凯歌貌似平民化的人文关怀实则是贵族式俯视的《和你在一起》；同时也有了田壮壮坚持“信念无可变通”的《小城之春》。三个火枪手的三部影片截然不同、风格各异：田壮壮无疑是第五代中的“最坚贞”者，这一点从当年到如今都无可争议，只是坚持信念可能就意味着承受寂寞，那么《小城之春》就很有可能使田壮壮成为当今电影界的堂·吉珂德；陈凯歌的电影一向较劲——跟观众也跟他自己。这次的《和你在一起》，好不容易变得平和些了，却又犯了只顾影片的命意表达而忽视情节合理与细节提炼的毛病，特别是影片的后半部，煽情而不合理的硬伤比比皆是。但毕竟，还有一个良好的初衷，即，关注民生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到了张艺谋这里就变得不能容忍了，不能容忍的结果就是有了如下的文字，同时也有了关于本文标题的结论。

二

2002年12月20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已经下了两天的小雪依然下着；雪花细小，根本看不到“花”的形态，偶而有风吹过，才觉得脸上有些许冰凉。小区门口，修车的老赵依然出摊儿，那把无论春夏秋冬都陪伴他的遮阳伞和灰色的天空一样，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卖爆米花的今

天没来，我一出单元门便知道了——清冽的空气中，没有白糖被热油烘烤的气味。我还知道“爆米花”为什么没来——他的小摊前天又被“城管”给抄了。“要回来怎么也得两天”，老赵说，“得，再给人弄条烟吧。”邻居们都知道“爆米花”的“故事”，所以谁也不会觉得奇怪。这件事反反复复地已经经历了若干回，就像“爆米花”和“城管”之间的一个默契。气象台报告，雪可能还要持续几天。农贸市场的菜价有些看涨。电视台新闻：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又突击检查了伊拉克的某地，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好像南方某个地方又沉了一条货船，目前船还沉在江底，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一切都是平常的样子，与往日并无不同。

午饭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吃的，早就约好：快年底了一起聚聚。说是聚聚，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一个“酗酒”的借口——酒这玩意儿一个人喝总有些落寞，结果就喝“高”了，一直就喝到了晚上。本来出了“淮阳春”应该先向南，再向西，然后再向南，这样才能到木樨地坐上地铁。然而我一直向北，走到北礼士路再向西，一直到了展览路才发觉走错了方向。结果就意外地在雪中游荡了近一个小时。那时的雪已经有些大了，纷纷扬扬的总算有了“花”的模样。看着或大或小的雪花从眼前飘落，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些感伤起来。后来听说，就在那天深夜，全国共有2.5万余人冒雪观看了张艺谋的《英雄》。我后悔那天没在雪地里多溜达一会儿，一是机会难得；再一个我想搞清楚自己究竟为了什么就“感伤”了。但那晚我确实不胜酒力，感伤的浓度不敌酒精的度数。

后来单位来了电话，集体去看《英雄》，时间也是午后，是“感伤”后的第三四天。下了近一个星期的雪已经停了，地上的雪似化非化一片污秽。拣着干净的地方走，